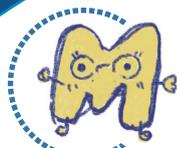


962555

“垃圾场”紧挨养老院 天天闻臭夏季蚊蝇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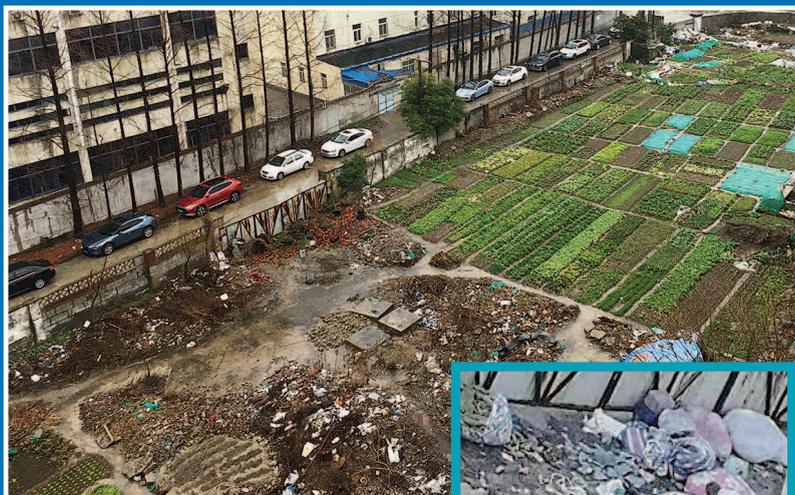
入住老人平均年龄85岁,他们亟盼垃圾能彻底清理,还大家一个干净的养老环境

帮忙



跑现场
小忙

宝山区逸仙养老院位于塘后支路19-21号,地处黄浦江、长江口汇流处,毗邻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,环境清幽、鸟语花香。这里本该是颐养天年的乐园,如今却紧挨着一片“垃圾场”,脏乱恶臭、蚊蝇乱飞、杂草丛生……“我们陆续写了一封又一封求助信,只想知道,清理这片垃圾到底还要等多久?”近日,王季庄等老人向“新民帮依忙”反映,长久以来,这件事成了大家共同的心结。



▲老人们称,日积月累,养老院附近的垃圾有增无减,臭气无孔不入 季晟祯 摄



■拾荒者翻墙进来“淘宝”

小不一积水潭映入眼帘。更扎眼的是,自西向东,垃圾“泛滥”,一望无边。

这片“垃圾场”与养老院仅隔着一道不宽的灌木带,东西两侧,各有一扇铁门,四周被水泥砖墙包围。而墙外就是塘后支路。

王季庄说,这片荒地无人管理,时常看见有人丢下大包小包垃圾,扬长而去。拾荒者翻墙进来“淘宝”,捕鱼者以此作为宰鱼的好地方。周边居民更是“不遑多让”:开荒种菜,浇水施肥。

日积月累,垃圾有增无减,刮大风时尘土飞扬,空气里弥漫着腐臭味,久久不散。尤其遇到夏季或者黄梅天,蚊蝇乱飞,积水潭发黑泛臭,泛起蒸腾……尽管门窗紧闭,臭气还是无孔不入。

高龄老人接力求助

逸仙养老院住着300多位老人,平均年龄85岁。这些人,有些是需要全护理的重症病人,有些是失智失能者,能向外求助投诉的少之又少。

薛宛琴生于1936年,退休前是一位高级工程师,也是养老院第一位为“垃圾场”发起投诉的人。起初,她还不太熟悉电脑操作,

费了好几天功夫才顺利注册市委、市政府信访网站,由此开启维权之路。

后来,因不适应养老院生活,薛宛琴退院回家。临走时,她又把这份重担“托付”给了王季庄——老人1952年考取北京大学,是上世纪50年代的留苏生,曾在高校任职。“她让我继续发声,帮帮大家。”王季庄说。

谈及这些年向政府各部门写过的信件,王季庄如数家珍。打开电脑,数着屏幕里的信件,一封、两封、三封、四封……密密麻麻的文字背后,是老人的坚持,更是无奈。

她讲,有次为了随信附上打印出来的垃圾照片,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大信封。最后,就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寄来的《海归学人》杂志的大信封湿润翻制后再寄出。

联名信件写满期盼

在王季庄看来,和龚丽珍相比,自己的这点付出根本“不算什么”。

2020年12月25日,时年87岁的龚丽珍

入住逸仙养老院。这些年,院里一些老人离开,又有新人进来。不变的是,龚丽珍年年都在投诉。她,也是养老院全体老人的代表之一。

“我失聪,但嗅觉很灵,从入住算起,几乎每天都为垃圾臭味苦恼。”坐在沙发上,一边吸着氧气,龚丽珍说话有些喘。不会使用电子产品,只能靠手写投诉信;不能出门邮寄,就托每天来院里送报的邮递员帮忙。

从一沓厚厚的求助信打印件里,龚丽珍抽出其中一封联名信,上面是近70位养老院老人的签名。联名信的末尾,写着“急盼!急盼!”,落款日期是2021年7月24日。

心结还未全部解开

漫长的甬道走到尽头,终于看见一丝亮光。长久以来,与“垃圾场”环境一样糟糕的,还有塘后支路这条小道。

2022年1月8日,众人惊喜发现,整条道上的垃圾清空了!“我们一直看着,那天清运车才花了2个多小时。”努力许久,老人们的声言得以被“听见”。她们心中暗喜,想着处理完马路上的垃圾,墙内的也快了。提及这段插曲,龚丽珍和王季庄眼睛都亮了起来。“后来,没人再来过。”刚燃起的希望随之又暗淡了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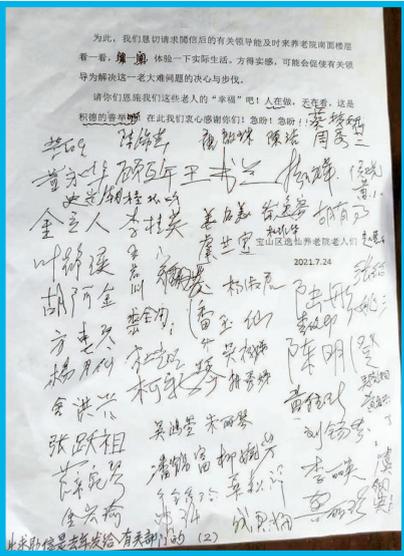
老人们透露,养老院的负责人曾向她们反馈,相关部门已了解此事,给的回复是“再等等,等明年”。“明年复明年,我们一直反映,只是也在等。”逸仙养老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
今年2月22日,事情似乎又出现了转机。“上午铲车在‘垃圾场’作业,把靠西边部分垃圾推到墙根处,用土掩埋。”2月23日,记者又接到了王季庄的电话,语气很平静。在老人们看来,这片垃圾体量太大,眼下处理的,仍是杯水车薪。

“这次是真的吗?”老人担忧,如果单把垃圾靠墙堆放掩埋,一到雨天,必定“露馅”,还是没解决实质问题。而且,成片的菜地并未铲除,沤肥的大桶还保留着。截至发稿前,老人们又等了好几天,没见铲车再继续作业。一直以来,每天探头看窗外,成了她们的日常习惯。

逸仙养老院老人们的心结到底何时能解开?“新民帮依忙”记者将继续关注。

本报记者 季晟祯



■2021年7月,老人们联名发出求助信

荒地常年堆满垃圾

2021年5月,时年87岁的王季庄入住逸仙养老院。让她不曾料到的是,此后生活的重心竟是围绕着“除垃圾”。

见记者前来,她慢慢踱回自己的房间,戴上助听器。在老人引领下,从6楼阳台窗户俯瞰,裸露土地,破败矮楼,成块菜园和大

健身会所换了老板就不认旧账? 本报介入后——

汇健身:老会员卡可延半年



呼有应
小帮



■如今健身会所“改旗易帜”,店名也变成了“汇健身”

市民王女士近日向“新民帮依忙”求助,她在徐汇区一家健身会所办理了2年的会员卡,去年因疫情原因,会所停业了大半年,本来说好给客户顺延有效期,可她上周前去办理时,店家却突然变卦,让她碰了一鼻子的灰。

2020年10月,王女士在泰洪升健身会所(嘉汇广场店)办理了一张2年期的家庭会员卡,总价7200元,当时正好赶上商家促销,还额外赠送了3个月期限,因此实际有效期至2023年1月。办卡后第一年,她和家人经常去健身、游泳,对会所设施、服务等各方面都比较满意,但到了2022年3月,因遭遇突发疫情,健身会所不得不暂时停业,后来由于种种原因,直到9月健身房才重新开张,而游泳池依然闭门谢客。王女士便询问店内工作人员,健身卡的使用期限能否相应顺延,对

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

今年2月初,会所的游泳池终于开放,王女士兴冲冲地赶到店里,准备重启“健身之旅”,可当她要求会所办理延期手续时,对方却突然“翻脸”,声称原来的老板已撤资退出,如今健身房“改旗易帜”,店名也变成了“汇健身”,和前一家已无任何关系。王女士的健身卡1月份就到期了,如想延期,必须续费新办一张会员卡才行。“难道换了老板,就能不理旧账吗?既然决定接手店面,谈判时肯定要敲定处置方案,保护此前客户的正当权益,当甩手掌柜、让消费者买单,实在太不负责了!”王女士愤愤不平道。

昨天下午,记者致电该健身会所,前台工作人员表示,他们确实是去年9月刚刚进驻,对于原来的老客户,会员卡可以延长6个

月,“可能有同事不了解相关情况,让王女士产生了误解。”但她同时强调,此项措施只针对健身房,游泳池则不适用。健身和游泳设施去年同时歇业,制定补偿方案时为何区别对待?对方说这是公司规定,她会和相关负责人反映,并和客户沟通,争取妥善解决。

半小时后,王女士回电告诉记者,健身会所已联系她,同意延长半年有效期,且健身房和游泳馆均可使用。

本报记者
房浩



本版编辑/曹柳曼
视觉设计/邵晓艳